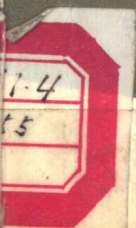


要塞钟声

[英]艾·丽·伏尼契 著

陆九如 陆肇明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56.4
153

要 塞 钟 声

(原名《奥丽维娅·莱坦》)

[英] 艾·丽·伏尼契 著

陆九如 陆肇明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根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俄译本
《伏尼契文集》第一卷转译

要塞钟声

〔英〕艾·丽·伏尼契著
陆九如 陆肇明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4插页 17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统一书号：10355·549 定价：1.30元

责任编辑：盛国铨 封面设计、插图：王浩辉

恼人的、不幸的歌，
昔日的忧伤，——
只要赐我装它们的棺木，
我愿将一切埋葬。

——海涅《抒情短曲》

第一部

— 63 —

第 一 章

六十年代初，阿尔弗雷德·莱坦在剑桥大学毕业，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前程远大。有位教师对他说过，倘若他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这位年轻人起初的条件最好不过：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而且体格非常健壮，秉性又十分聪颖，为人朴实，没有沾上任何恶习。与其说他出于道德高尚，不如说是出于生性正派，故而毫无不轨的举动。他爱好体育运动，富于幽默感，这使他能抵制种种卑劣行为的诱惑。

他是外省一位银行家——一个沉着稳健的老派人物的儿子，在单纯、健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嫌贫爱富的坏思想。无论是古老的亚述文化，还是卫生设施方面的最新成就，他都同样感兴趣，而观看一局精采的板球游戏，读但丁的诗歌，或听风琴演奏巴赫的赋格曲，都使他快乐。

但是阿尔弗雷德·莱坦有一个炽烈的欲望——致力于国民教育。他幻想建立公共图书馆，平民都能进的大学，普及

技术教育和体育运动，举办夜校，以及创立模范小学。

人们原以为，阿尔弗雷德作为长子，定将成为父亲在银行里的助手，可是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却扬言要去学校执教。他的亲友都通情达理地同意他有权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可是后来他拒绝了他们费尽心力给他谋到的好地点，却看中了北方某个工业小城贫民区里一所破败的学校。这时他们的宽容大度顿时化为乌有。愤怒的亲友百般反对，然而却无济于事。他们责问阿尔弗雷德，为什么他要受大学教育？把自己的精力才干花在这些贫民学校的野孩子身上，指望得到什么？

“你们等着瞧吧，不会太久的，等这些野孩子长大成人，你们就会看到我能得到什么。”年轻人答道。

亲友们的确无需等待多久。大学毕业没两年他结了婚——是恋爱结婚。所有的朋友都热烈称赞他的选择：阿尔弗雷德的妻子无疑长得非常美丽，而她脸上温柔的表情也证明她的性格贤淑。诚然，他们不太能想象，象她这样柔顺、娇嫩的女人怎能经受住由于丈夫的狂热而带给她的贫困生活。贫穷、繁重的劳动、不习惯的环境，还有那经常围住教师的肮脏的孩子们——这一切，大概都符合阿尔弗雷德的心意。因为他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可是为什么他不能理解，对玛丽来说，这样的生活是过于艰难呢？

但是，玛丽却表现出一种完全天使般的恭顺，毫不抱怨。她从一开始就明白，丈夫的聪明才智远远胜过自己，因而对他崇拜得如同神灵。玛丽是极其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在她看来丈夫为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争取受教育的机会而顽强奋战，这同施舍暖和的被褥和免费就餐券相比，还不能算是基

信徒行善的理想方式，但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奉献给了穷人，所以应当算个好的基督徒。只可惜，他的某些谈吐有失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虔诚。

但是，他那些拾人牙慧而又一知半解的社会理想，当然不能成为与日常困苦进行搏斗的可靠支撑。柔顺的玛丽尽管毫无怨言，可是她多么希望自己丈夫行善的举动能采取较为世俗的，而不是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后来不愉快的事接踵而至：家里人不断生病，邻居需要接济，学校经费拮据，——而更坏的是，当地教徒们指责教师在学生中散布“有害的达尔文思想”。

莱坦先生对种种攻击非难均一笑置之，可是对他的妻子，这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她根本不理解阿尔弗雷德试图与她共同信奉的思想，并且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不过折磨她的并非被伤害的自尊心（玛丽并不十分自尊），而完全是别的：丈夫的言论唤起她对某种异端邪说的模糊恐惧，倘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力量还不能帮助她，这种异端可能会摧毁她信仰的基础。她热诚地祈祷，企求摆脱这种魔力，祈求上帝保护她，以免对信仰产生怀疑和罪恶的动摇。看来，上帝听了她的祈祷，不管怎么说，丈夫不再谈论令她不安的话题。而且好象完全不同她交谈了。当莱坦太太感到身体不适或为某事而郁郁不乐时，一种令人寒心的恐惧会偷偷袭进她的内心：如果丈夫已不象往日那样爱她，那怎么办？然而，只要瞧见他那瘦削的、疲惫不堪的面容，她便痛楚地责备自己，竟然将自己这样善良的丈夫想得如此之坏。

以后莱坦太太的疑虑又转向另一方面。丈夫为什么不爱她了？也许是因为她生孩子后，对孩子关心得太多，忽视了

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也许是从古至今男人都是反复无常？也许由于她体弱多病，姿色日衰，实在使他生厌了？于是莱坦太太时常暗自哭泣。

至于莱坦先生，他对自己并没有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对他来说，答案早已很清楚。莱坦太太现在常常认为他的性格反复无常，实际上他性格的特点正是不幸的专一。那所可怜的学校成为他珍贵的至宝，他认定它是自己全部生活的意义，并能证明他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是正确的。然而他心爱的孩子——学校，却要成为玛丽的死敌，他比她本人更早地了解这点，承认它，对他来说难道轻松吗？

“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莱坦先生想，“可怜的玛丽没有任何错。”她是个绝好的女人，但他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妻子。因此，他，作为比一般人更聪明的人，从一开始就应当了解这点。他犯了错误，只好自食其果。他应当继续工作，不能抛弃妻子，尽管她已成为他的障碍而不是助手。他应该关心她，使她幸福。诚然，这后一点他未必能办到，他痛苦地想，倒是那些恶毒咒骂他的教徒能做到。不过他还是尽力做个关心体贴的丈夫，他的妻子从不曾想到，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在他们结婚后三年，第二个孩子——女儿出世了。孩子出生后几天的一个傍晚，莱坦先生坐在玛丽躺着的床边，给她朗读诗歌。这首长诗是玛丽挑选的，它叙述某个笃信上帝的夫人登临奥林匹斯山^①的心境。鉴别力严谨的莱坦先生甚

① 奥林匹斯山，为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之地。

至对这本书的封面都十分厌恶，然而，要不是因为它的作者是密尔顿^①，他实在不可能以更平静恭敬的语调读它。他偶而朝妻子温柔的侧面瞟一眼，心想，“我知道，可怜的人并未发觉这些叙述全是荒谬的，可是这种蹩脚的诗怎不令她作呕？”

“阿尔弗雷德，”他读完后，她说道，“我很想给我们的女儿取名叫奥丽维娅。”

他强忍住自己的不满。

“为了纪念这首诗？”

“不完全是……，你瞧，这名字使我回想起一些事。不过，假如你不喜欢，我们就另选一个名字。”

“我喜欢它，”他温顺地答道，“它也使我联想起许多往事。”

她朝丈夫看了一眼，噙着眼泪笑了。

“是吗？阿尔弗雷德，我亲爱的，这真使我高兴。”她那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扯着他袖口上的钮扣，“也许，我这么说，很不好……，你对我始终这么好……，可我有时觉得，为了这所学校你把什么都忘了……，你还记得我们在奥林匹斯山峰上观看落日吗？直到夜里才返回佛罗伦萨。”

他稍微皱起眉头，但并未打断她的思绪，他从躺在他们中间的孩子上方弯过身去，同她接吻。她沉浸在他们在幽暗的托斯康群山^②中度过的蜜月的回忆中，而他却想着自己破

① 密尔顿，伟大的英国诗人（1608——1674）。

② 托斯康群山在意大利托斯康群岛上。

灭了的希望和心爱的小鸽子，它没有返回诺亚方舟^①。

约莫过了二十五年。莱坦先生已经满头白发，成了萨塞克斯郡银行经理。这天他乘着自己的轻便马车，前往离他庄园三英里的哈特勃利扎火车站去迎候路过此地的列车。

这是个美妙晴朗的夏日。他沿着绿色篱墙驱车前行，篱墙上的野蔷薇和金银花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尽管他独自出门，那漂亮聪慧的脸上却春风满面，心里充满幸福感。他今天的确很幸福，因为他女儿奥丽维娅要回来度假。最近七年她一直住在伦敦。起初在那里学习护理病人，以后就在谢列依贫民区从事护士工作。暑假她总是和双亲一道度过，而冬天她通常也能回家待上几天。然而今年她工作很忙，已经有十个月没回家了。莱坦先生象中学生急不可耐地盼望假期一样，扳着指头计算女儿还有几天到家。每天早晨，他一醒来就想，一昼夜又过去了，快了，很快她就要到家了。现在只要提起奥丽维娅，他就会激动。最近几年，他的地位巩固了，虽然他并未获得安宁。他真心眷恋着妻子和小女儿——漂亮的珍妮，然而，假使她们当中有谁离开人世，也不会破坏他内心的平静。虽然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丈夫和父亲，但却过着与家庭分裂的生活，没有人可以谈心。

① 诺亚：据《创世记》载，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命义人诺亚造方舟，全家遁入，使他们得救。洪水退落时，诺亚放出鸽子，鸽子叼着一个橄榄枝飞回，这意味着大地某处露出了旱地。七日后，诺亚又放出鸽子，这次鸽子没有飞回。作者用这一典故说明莱坦先生的理想的破灭。

只有奥丽维娅一个人独占了他的心。他那早已忘却的青年时代的期望和把他与那所破旧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大胆幻想，仿佛在她身上复生了。不管他多么渴望着她回来，而她每次回家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欢乐，而且有巨大的痛苦：他感到在奥丽维娅明亮、清幽的目光里，有对他虚度青春年华的无声谴责。即使此刻，他一想起这点，脸上兴奋的神情瞬即变为惯常的忧郁。二十四年前，他舍弃了破败的学校，过起了阔绰的生活，这个污点没有从富实银行家的良心上抹掉。他背叛了自己的初恋，她的幽灵仍旧跟随着莱坦先生。但是，有这不称心的婚姻，那时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奥丽维娅出生后，在那可怕的两年里，阿尔弗雷德·莱坦与贫穷、诽谤、卑鄙的倾轧以及玛丽那沉默、温柔、令人难堪的态度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最后她的眼泪终于挫败了他的反抗。倘使她与他争吵，向他抱怨，或直接进行阻挠，也许他能轻易地战胜她。可是眼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听天由命的自我牺牲者，他实在受不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在学校里工作。后来他们的小儿子患猩红热死了，毫无疑问，是被那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中的一个传染的，因为这三个孩子经常到他们家来向教师诉说他们的痛苦与欢乐。玛丽因悲痛而病倒了。

“她对这屋子、学校，以及一切与你在贫民区工作有关的事物都怕得要命，”医生对他说道，“待在乡下不能治愈她。如果您想使她恢复健康，重新获得快乐，您应当哪怕暂时离开这儿也好。”

阿尔弗雷德·莱坦便永远离开了那里，成了父亲的助手，父亲去世后，便当了银行经理。可是他所做的牺牲并未使玛

丽的健康收到预期的效果。在珍妮出生后，她的病转为慢性的、无法治愈的病疾。如果说她还并不幸福，但不管怎样她还是满意的。她那一向柔顺、温和的性格也没有变。至于他，已不再与命运搏斗，应当说，命运完全补偿了他所付出的代价，从周围人的观点看，阿尔弗雷德·莱坦简直是天之骄子，上帝的宠儿。上帝慷慨地赐福予他：他的财富增长了，他本人受到公众的尊敬，是亚里士多德协会的会员，两个漂亮女儿的父亲——总之一句话，他拥有一个人所想得到的一切。

莱坦先生拉紧缰绳，俯身为奥丽维娅折下一枝野蔷薇。他知道，在她工作的贫民区没有花草，萨塞克斯绚丽多彩的花卉会使她多么高兴。然而奥丽维娅自己选择的这项工作，没有一个人象奥丽维娅这样由于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无限幸福，她仿佛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奥丽维娅的选择使她温和的母亲很伤心，但这次莱坦先生却表现得很坚决：让他们的女儿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在她选择生活道路时，任何人都不要指手划脚。他暗自想，即使他干预，奥丽维娅也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玛丽。他只是说：

“奥丽维娅不会做出任何蠢事，因为她比较熟悉现实生活。她非常聪明，并且一贯能辨别好坏。而我们的珍妮完全是另一种类型。”

莱坦太太没有提出异议。可能她自己也了解，反对也是枉然。女儿从孩提时起就显出沉稳的性格来，凡是涉及到她个人的事情，总是表现出倔强的决心。当满十九岁时，她要去伦敦儿童医院当见习护士。母亲送给她一本《圣经故事选

集》和装帧精致、有烫金字硬封面的弗朗西斯·利德里·加维尔加尔^①的诗集。奥丽维娅很有礼貌地道了谢，接受了礼物，然后到父亲书房里，说道：

“爸爸，你有两个盒子吗？我好把这些书藏在里面，免得弄坏了硬封面。让它们放在里面吧。请给我几本象样的书带去读，只要几本，因为在医院工作，我不会太空闲。”

“随你挑吧，”父亲答道，于是奥丽维娅立即动手挑选。

父亲朝她选出来放在一边的书瞄了一眼，他的双眉慢慢向上扬了起来。这些书是：艾匹克捷特^②的著作，密尔顿的散文，《苏格拉底的辩护》^③。“可怜的玛丽！”女儿走后他想到。此刻当他将折来的花枝放在座位上时，这个念头又在他脑际闪了一下。

莱坦先生回想起那一天，他第一次发现他的长女性格平等的倔强。当时他不知道，对这一发现他是忧或是喜。奥丽维娅十三岁那年，她干了件惊动全家的事。一天，她从街上抱回一个肮脏的婴儿，身后跟着一个喝醉酒的流浪女人——她就是从这流浪女人手里夺过这婴儿的——这女人嘴里嘟嘟囔囔骂些不干不净的话，但未敢胡闹。

“不许骂人，”奥丽维娅冷静地说道，她走进前室，坐到一张圈椅里，手里还抱着哇哇哭叫的捕获物——婴儿。

“要是您将自己的孩子头朝下抱着，他哭的时候又不能叫他

① 弗朗西斯·利德里·加维尔加尔(1836——1879)，英国诗人，多写宗教题材。

② 艾匹克捷特，希腊多噶派哲学家。

③ 《苏格拉底的辩护》，系希腊哲学家蒲拉东的著作。

安静下来，您就不配当母亲。去厨房用水龙头的凉水冲冲您的脑袋吧。”

莱坦先生笑了，他想起了那滑稽可笑荒唐的场面：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吃奶的婴儿、喝醉酒的母亲只是流泪不再吵骂的情景，她的怒火已被年幼的驯服者坚定不移的道理平息下去。小驯服者穿一双圆头小鞋，长着一头蓬松的不柔顺的头发。但当莱坦先生的记忆中重现去年冬天他所经历的艰难日子时，他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奥丽维娅本应当回家过圣诞节。他收到她的来信，莱坦先生原以为信中一定写了她的归期，可是一看邮戳，他就明白她不会来了。信是从斯塔弗德郡一个小城镇寄来的，那里天花正在猖狂流行。奥丽维娅志愿去那儿一所临时改作专收天花病人的医院工作。那时莱坦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乘上第一班火车到斯塔弗德郡去，神思恍惚地对她说，他实在想念她，恳求她抛弃一切回家去，让随便哪个人——只要不是人们喜爱的人，只要不是象她对他这样需要的人，去护理天花病人好了。他回忆起他在那间阴暗的白色小房间里令人难耐地等了半小时，奥丽维娅进来时一缕阳光正射进小房间，她朝他走近，阳光照着她骄傲地昂起的头，颇长匀称的身材，穿着散发出药味的白色工作服。他慌乱地以某种理由向她证明自己必须来。她只能离开工作几分钟，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却对她说些废话，然后便离开了。在她面前不应该表现胆怯。现在流行病已经停止，她可以回家休息并照顾生病的母亲。即便住上两三个月，也好排遣他生活中的忧愁。也许，到那时奥丽维娅会同意在本地离家不远的地方从事她喜爱的工作，一个有经验的护士会给这一地区的贫民带来多少好处……，作为

阿尔弗雷德·莱坦的女儿，她不用考虑自己酬劳多少。

在月台上，一个脚夫朝他走来。

“奥丽维娅小姐要回家来了，是吗，先生？”

“是的，不过只是来作客。”

“听到这消息真高兴，先生。我们这些老头儿也很高兴。”

莱坦先生微笑着，在一张凳子上坐下，等着列车。他从未想过，邻居们对他态度如何。但是他最喜欢的人的声望——这可完全是另一码事！而奥丽维娅事实上也享有很高的声望。她要回家的消息已传遍全地区，所以她刚走下站台，就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大群孩子和粗野的少年围住，他们人人都争着给奥丽维娅提箱子，扶她坐上四轮马车。她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她很有兴趣地问起某个吉姆。据莱坦先生所知，这人曾经吞进一根别针，吃了不少苦头。

“我这闭目塞听的人可否打听一下，这个吉姆是什么人？”父亲问道，这时马车已拐过街角，奥丽维娅还在朝已消失在视野之外的那群淘气鬼挥手。

“吉姆·伯特——是我忠实的朋友。去年夏天，一个小家伙步行到赫尔斯特沼泽地，从那儿给我带来一大堆气味难闻的沼泽地水草，你还记得吧？那小家伙曾经看见我在凹地里采摘风铃草，就断定我喜欢所有的水草。”

“啊，对了，现在我记起来了，你那位头发乱蓬蓬、鼻子上长着雀斑的年轻的崇拜者。感谢命运之神——你的崇拜者倒是些乡村淘气鬼和调皮蛋。那一大群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围着我小女儿珍妮纠缠不休，已使我够受了。”

奥丽维娅的灰眼睛里闪现出调皮的火花。

“可怜的老爸爸！这些珍妮的崇拜者大概非常讨人厌？”

“问题不在他们的品质，而是他们人数太多。当然，他们都是没有恶意的小伙子，但是有时我实在讨厌这一群装模作样的小崽子。”

“别抱怨啦，父亲，反正我不会可怜你。都怪你自己不好，谁叫你和妈妈结婚的。可是妈妈年轻时大概比珍妮还漂亮吧。”

他偷偷看了她一眼，奥丽维娅说这话似乎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妈妈那时比珍妮漂亮多了。”

“那你就容忍自己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吧，感谢上帝，不是两个都漂亮。你看，要是我也是个美人儿，你可更受不了！”

“这话好象有点意思！不过，果真是这样，照我看，你长得并不差。”

“当然啦，是个可爱的头脑简单的人。”

“你即使有象珍妮那样的头发和容貌，你也不会因为那些骑兵军官和花花公子而忘了你生病的母亲。”

“父亲，你为珍妮担心吗？”奥丽维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问道。

“我担心？当然不会，如果是按一般意义来理解这句话。问题不在这里。珍妮一贯善于出污泥而不染，她会成为一个模范的正派人。这是她的天性。可是你瞧……，我难过的是，你母亲有个娇生惯养、苛求的女儿，而你有个懒惰、自私的妹妹。”

“她并不自私，好爸爸。她只是还太年轻，而妈妈又总